

# 张欣,你永远想看她的下一部

## 编者按

《狐步杀》与《黎曼猜想》是张欣最新的长篇小说。三十多年来,张欣的诸多都市小说以对时代动态的精准把握与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刻画,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故事的吸引与描述的魅力使读者追踪着她的新的创作步态。这是一个作家的成功也是一个作家的幸福。作为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张欣的作品同时也畅销市场并被频频改编为影视剧。让我们对张欣赞不绝口的是她的作品,总是在某学科与技术元素下足了功夫,这往往不是为炫技而炫,而是与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真情至上的感染力,内蕴着一种理想主义,也永远吸引着我们。



## 在红尘中安妥灵魂

◆ 钟晓毅

在万丈红尘中安妥好灵魂,这看似艰难而吊诡的命题作文,张欣孜孜不倦地做了足足三十年,她所有的都市言情,都是想在软红万丈的喧哗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如今,凭着她一点点水滴石穿的坚持,她成全了她的读者,也成就了她自己。

在一种急速的变动不居中,要继续写作,小说家必须给自己一个明晰的命题,并且看自己的意向是放在大众接受的层面上还是只是私语性的放纵上。并不是别无选择,但每个人都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中寻找自己的选择,个人的真正成功只有选择那种超越个体感性的价值理想,让生活依其内在固有的辩证逻辑向前推进,生命才会灿若春光。张欣努力的结果完全可以对应那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跟张欣交往了多年,每次见面,都会谈到文学,但又从来不感到矫情,因为彼此都很真诚,并且是真的很知足于在年轻的时候就跟文学相遇,并缠绵到如今。

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借助天时、地利、人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张欣,一路走来,她那闪烁着亮色的作品都延续了广东文学积极向上、格调明朗的传统,但她又是一个“正面强攻型”的作家。作品的触角一直抵及时代的尖端之处,在小说的领域里对现实作直截了当的发言,她是都市故事最好的叙述者,她从流行的爱情小说模式嵌进了广阔的社会写实小说的时尚潮流中,视阈开阔而有纵深感,叙述清新质朴而又富于变幻,题材广阔,文笔洗练,情感饱满,细节生动,人物如画,煞是好看。

最喜欢她的坦率,她从来不作,她会很老实地承认:

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当然我也对沦落街头的人深表同情,对失学儿童捐款热心,痛惜妙龄女郎因物欲所惑委身大款,总之我活得至情至性。而文学是离不开生活的,我也只能用我的眼光和角度去取材生活,尽量造成一盘好菜。

她还说过:  
广州实在是一个不严肃的都市,它更多地化解了我的沉重和一本正经。

但其实,正是张欣熟知市场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都市生活的物质性、包装性、流动性与幻想性的万千变化,她的近期的作品,重组了一个都市的独特星空,她不仅看到了都市生活张狂、激烈、焦虑、迷失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都市旺盛、充满活力的发展,并从其乐观积极的发展中展现繁荣的景象。所以,她的写作,并不是想对都市人进行气宇轩昂的教育,而只是“能为他们开一扇小小的天窗透气”她看到了物欲横流的丑恶,然而并不认为已发展到需要大家伙去壮烈献身的程度。她发现大家其实都在红尘中奋斗,与其冷眼看人生,不如换一副心肠去理解红尘中的悲欢。她觉得文学当然不能无病呻吟,但也不能把它们拔高到都是“精神圣地”,她是以一种轻松好看的笔调,在叙述中暗藏反讽机锋和对流行时尚与术语的运用自如而又随时嘲弄的行文风格,赢得当下读者的好感的。

是的,在还没有多少作家去观照都市生

活的正面价值时,张欣已用她的写作实践在思考如何把现实发展中的都市,与文学经验中的都市表现出的正反两面——乐观积极与悲观彷徨的两种矛盾特质,较好地融汇在一起,创造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当代都市形象。这确实难得;虽然在西方的文学经验中,有“文字的都市”与“真实的都市”这两个辩证的概念的划分,认为“文字的都市”往往表达一些作家无法对读者直接表达的概念,也就是一些隐藏的概念,因此,“真实的都市”和“文字的都市”之间的联想,是有些迂回、复杂的,作家必须从他们所欲表达的真实都市中的某些经验或理念里,去设定文学符号,或者经由对城市景观的转化与隐喻性过程,以传达作家所要表达的城市意象。这种重新书写的城市意象,展现了“真实城市”与“文字城市”之间的张力,同时也可能彰显另一个“看不见的城市”之情景涵义。这些理论主张,若落脚到了中国的新时期都市文学创作实践中,我以为张欣是有前行者的贡献与担当的。

张欣写都市,有着对这一种人类自己创造的生存环境非常独特的感受,并把这种感受有效地转化为小说语言,在文字与节奏上的特殊处理,让人在一种绵密的行文中感受到文本所想控制达到的那种空间效果。她尤其擅长在对都市的困惑与迷惘中,站在“人”的立场上,宏扬“人”的精神,确立“人”的价值,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但人还需要进化,文学应当成为“人往高处走”的一种精神助力,成为人上进的精神灯火。更主要的是,她对“人”有信心,对于人走向美好实现人创造美好价值的努力有信心。人往往是处在一个“坡”度上的,如果不能说不进则退,那么,起码可以说不努力上进便会止步不前。人的心灵中也有一盏灯,点亮它,人的心灵空间就极为广阔,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就会明朗,人就会走向高尚和美好,熄灭它,人则会在难以自拔的狭隘中,在阴晦不明的黑暗中迷失。由是,精神是人的灵魂,精神的健康才能使人对“人”充满信心,使人对于真善美充满热情,在某种意义上说,张欣可作这样的“点灯人”。

张欣有她的坚持,岭南三十多年来醍醐灌顶的骤变与风雨历程,改革开放的多种实验,切实生动,使她避免了对某种写作态度的单纯依赖和执迷不悟,什么样的尝试不可能呢?

张欣的故事编得跟她的人一样,实在好看,“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她尽心于用纤弱的手掌抚遍都市男女的千姿百态,用敏感的心灵体悟人生的岁岁年年,让人不会错过每个微小的细节,也难以放过那些尖锐而睿智的叙述性文字。她的作品里永远流淌着蜿蜒的生活河流,演绎着纷繁的男女情事。但她就安于一旁,在心中留有一片理想的天空,来容下自己安然的起居和转身。

做人做事也如作文,看似高冷,实在是有着一副助人的热心肠,大大小小的事到了她的手上,总是像她编的故事一样,编出别人惊喜,自己也满意的一份圆满来,颇有铿锵玫瑰的风致,透彻地了解了为什么而活,参透因何,迎接任何。于是,无论人和文,都已朝着“极致的风景”走去。

## 朝深处想,往小里说

◆ 张欣

回到写中篇小说的队伍里,以为自己驾轻就熟,一不留神还是写长了。是一首死亡圆舞曲或者一部重生记。恕不赘言。

近年,文学经历各种阵痛和裂变,终于还是市场化了。几乎每个作者都会感受到边缘或者被边缘,所谓的主流文学系统看上去高大坚固,在任何说辞面前纹丝不动。然而静水深流,还写吗?还能怎么写?经典都被诟病读不下去的时代坚持写作还有意义吗?

我不是来回答问题的,这是天问,无解。我只想说我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其实自内心深处,我是非常迷恋故事的,当然是好故事或者说带有传奇色彩的好故事。时至今日,太会写故事的人也会被评论家或者同行看轻,更不要说当年淡化人物和情节的潮流奔涌而来,我甚至有过不知所措的惊慌,深刻质疑自己的文学品位,感觉从思想到行文一切有待提高。而后的文学主潮简而言之就是把小说写成文本,严肃,紧张。再后来是宏大叙事一纸风行,不见得是写大事件,就是极小的人物和事件也必须找出宏大的意义,或者有关人性的叩问。

但其实,小说也有解闷的功能,有只呈现不解释也不分辨的功能。当有素材打动我的时候,想写想表达应该是最重要的吧。所谓以初心为重,那么首先就是要尊重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和脑袋来确认是否“不得不说”。剩下的是怎么说的问题,小事、大事、别人的事、家族的事,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为什么读者要看要读,要知道或者想知道你说的那些破事?就是写出来未必不是“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之下场。

更何况还要深明大义,可小说是用来深明大义的吗?

## “忘不掉”与“请放下”

——张欣新作《黎曼猜想》读感

◆ 张滢滢

对普通人来说,黎曼猜想或许是他们一生都接触不到的数学名词,但是它所提出的某种规律性则可以被沿用到许多其他事上。比如——永远理不清断不明的爱恨情仇。情感究竟是种什么面目?无数人尝试诠释,却永远失败而归,所谓的情场高手似乎能总结出看似完美的条条杠杠,实际运用中却漏洞无数。不仅是爱情,人类之所以为人,就是种种复杂情感的存在——由爱生恨、恨了又怜,怜惜之余仍有埋怨,像小火慢炖的粥,看似平静,内里则翻滚灼热,咕嘟咕嘟越煮越稠。

在以“黎曼猜想”为名的新作里,作家张欣并不明着写爱,而是着力刻画了恨。写当下现实的小说,谈情说爱的很多,写仇恨与愤怒的却寥寥无几,是不是我们身边很少有恨?很难说。科技社会所伴随的人心隔阂只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爱是善意、温存和关切,我们经常看到没有由头的爱,却从来没有莫名的恨。恨与个人遭际紧密相连,具象而真实,充满爆发力、欲望和野心。时间往往会冲淡爱,却很难磨灭恨,试想一下,甜蜜的片刻和心境总是很难在记忆中精准复现,而恨意却往往清晰、尖锐,伴随着彼时彼刻的痛彻心扉。很多人穷其一生学会的,只是遗忘,而从未真正原谅。在这部新作中,张欣试着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恨究竟能否被放下?

因为儿子病逝而怪罪于儿媳的豪门“掌门人”尹大、在与婆婆多年较量中筋疲力尽、勉力支撑的武翩翩、曾被尹大在婚姻上一票否决,如今又被尹大执意请回来主持公司局面的茅诺曼、从小没有收获多少父母疼爱,又被祖母和母亲之间种种纠葛逼迫而接近崩溃的阎黎丁……围绕着一家企业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作者张欣揭开的是人生的真相:充裕的金钱并不能让人内心平静祥和,而是提供了更多物质陷阱,而良好的家世乃至教

当然好故事不是平面的故事汇,好故事是有层次的,也是充满矛盾的,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犹如一个女人妖娆撩人,男人知道这不是老婆人选但又挡不住自身恨不得“即时办”,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一个道理。这种层面还只是感官的,再往下走或许因为各种原因还真就动心了,动心就牵扯到感情,动感情就是崩溃或者毁灭的开始。再往深处去,就是孤寂的冰河期,原来谁都救不了谁,偌大的人世间只有你一个人怅然独行。然而这种情感又是共通的,无论是什么人物或者故事,熟悉的或者陌生的,读者才能流出自己的泪。

停留在感官系统的作品很多,本来就不是拿来走心的,老走心心会累啊。作为个体的作者,我前所未有地清醒:只走心,也只会走心。

并且,口子开得越小,表达起来才能够更加细致和从容。小说嘛,就是往小里说,却可以朝深处想,也就够了。哲学家和鸡汤君都说过人生没有意义,那小说岂不跌入尘埃底部的无意义?各种各样的读书节书香节鼓励民众读无用的闲书,小说就更加闲得不能再闲了吧?诚如一位我尊重的作家所说,好的小说不是结构式的而是生长式的(大意)。所以只要是自然而然,瞒天过海,自圆其说而没有漏洞百出,都让我有职业荣誉感。

曾经,有一位未谋面的朋友说羡慕我一个妇道人家用一支笔搞掂了自己。当时感到意外但感恩之心油然而生。的确,如果说我误过苍生,文学却从未误我负我,给我快乐,赐我温饱,令我的家人和朋友更爱我。

还有我的读者,如果我们相遇,感谢你读过我写的故事。

(有关《狐步杀》的创作谈)

养也无法冲淡积怨,有些心结,若非你自己心甘情愿去解,是一辈子也解不开的。

张欣一贯擅长女性角色的塑造,新作中,尹大、茅诺曼等女性都是现代意义上标准的成功女性:职场上果敢、刚毅,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威,生活中则娴雅、温婉,一派云淡风轻的模样,但尽管在所有外人面前装点得完美,她们生命中各有一段不可触摸的隐痛,尹大把痛化成了复仇,折磨着她生命中本该呵护的亲人,最后郁郁而终,在全程目睹尹大荒唐、甚至带些孩子气的复仇后,茅诺曼选择的是一条宽恕他人,也宽恕自己的路,经由这条路,她不仅一解心头阴霾,而且在结尾的预示中似乎将要重获幸福。虽然她的幸福在这里其实更像是一个虚指,但在看淡了恨以后,人生本就增添了无穷可能性。

对于恨这种情感,西方当下的研究范式大致分为三类:从道德与伦理学角度进行解释;从哲学与心理学角度上探讨;从对资本主义精神考察的角度切入。究其根本,怨恨的根源不是被赋予(痛苦的经历或情绪),就是被剥夺(平静、幸福或快乐),这也就是不少流浪汉不识恨的原因——他们既没有热望,也没有可失去的东西。在张欣的多部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对于都市人复杂情感世界的刻画:在当下社会中,人们普遍被各种物质、各种关系裹挟,奇怪的是物质更加丰富的我们,变得更在乎得失,或者说,更不愿意“放下”,现代人的心理病症越来越种类繁多、名目齐全,兴许多少和“放不下”有牵连。这也许是作者很难在书写中给出答案的困惑,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既然恨的根源太过复杂,劝说又很少起作用,最终能否走出恶劣情绪的漩涡,只能靠自己孤舟搏击。在浓情炽烈的爱以外,如何面对纠缠心头的恨,轻声对自己说一句“请放下”,是每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虽然这注定是一个难以解答的命题,就如同情感世界中的黎曼猜想一样。